**大人看不懂「太陽花世代」？ 摘自**清華大學 彭明輝教授

原文：http://mhperng.blogspot.tw/2014/04/blog-post\_15.html

整個太陽花學運只有一個三合一的主軸：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公民不服從」和「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魏揚說：如果被判刑，他會去服刑，但是「認罪不認錯」，這是「公民不服從」的典型態度，這是一場100%的公民運動。

戒嚴體制下長大的父母們，憂慮這些「暴民」將會拆毀台灣的禮教與司法，使台灣進入「社會失秩」的狀態。其實，這些孩子沒有一個會對人使用暴力，他們甚至不相信警察會無緣無故地對人使用暴力。而且，他們遠比過去任何一個世代的學運份子更認真在維持環境整潔，也更關心環保與垃圾分類，他們是在我們教養下長大的一群。認真看看他們怎麼長大的，認真看看他們在各種社會運動中走過的路，你就有機會懂他們的心。

**一、絕不仰人鼻息，敢跟世界平起平坐的世代**

林飛帆出生於1988年，魏揚大概是1989年出生，陳為廷出生於1990年，洪崇晏或許是1990~1991出生的。他們的爸媽是戰後嬰兒潮的世代，是創辦森林小學、解除髮禁、制服、體罰與惡補，推動鄉土教育的一代，是見證台灣從貧窮到富裕，從戒嚴到解嚴的一個世代。在這些父母的開明教養下，太陽花世代的孩子從小就不知道髮禁與制服，從小只有講理而沒有規訓，只知道要尊重別人而不曾被壓抑、委屈。只要是對的，爸媽從來不曾不給，因此，對他們而言，「對的就是對的，沒有理由拒絕；錯的就是錯的，沒有必要辯白」，他們被鼓勵去念自己喜歡的科系，表現自己，勇於突破與創新；而她們那些擁有國外頂尖大學博士學位的教授們整天在講後現代、性別、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流弊，他們講當代人權發展史，講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弊端與各種結構性問題，講歐美政治與社會的發展過程，講公民不服從。

於是，當大人都認為「政治有政治的現實」時，他們心裡還是只有對錯而沒有現實。在他們心裡，台灣不是二等國家，她有資格享有跟全世界一樣進步的制度與人權。

只要是對的，他們什麼都敢要。不像戒嚴體制下長大的我們，從小仰人鼻息，看人臉色，擅於掩藏自己的夢想和渴望，拿到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卻還委委屈屈地自以為是世界上的二等公民，看慣了政治人物的無恥也對政治人物的無恥、蠻橫、霸凌有高度的適應性，甚至習而不察，一點也不覺得不舒服。

「對的事情不敢要」，這個態度讓台灣在解嚴後很快地就再度陷入藍綠勾結的買賣政治裡，無法進步；「對的事情都敢要，而且馬上要」，這個態度讓太陽花世代做到民進黨做不到的事，也做到我們這一整個世代都做不到的事。太陽花世代或許還沒有足夠的成熟度去駕馭這個極端複雜的全球化世界，也許還不懂這世界上的各種爾虞我詐，但是台灣的民主如果能有機會進一步發展，他們那種「對的事情都敢要，而且馬上要」的態度絕對是不可或缺的。

**二、無法忍受壓迫與不平等，不為經濟犧牲正義的世代**

太陽花學運不是林飛帆、魏揚、陳為廷和洪崇晏的學運，而是一大群甘願不具名地參與的學生和年輕的上班族，他們在歷次的社會運動裡見證台灣社會「奸商吃人不吐骨頭，政府、兩黨狼狽為奸，媒體學者甘為鷹犬」這樣的體制。
 我認識的年輕人裡，一個碩士生每天白天在校上課，晚上到立法院外靜坐，直到病倒；一個剛回國的上班族第一個晚上就跟著大家一起衝進立法院，第二天打電話 向公司請了兩天半的假；一個年紀再稍大一點的，竟然在剛開始的一週內覺得生活上有所享受就對不起在議場內抗爭的人。
 對他們而言，假如民主不存，經濟發展也就失去它的意義。學運最後一週，很多在社會上已經嶄露頭角且一向忙於創業而未曾參與社會運動的80後和 80前，紛紛在臉書上討論學運候要如何利用自己既有的資源去強化台灣的民主。
 我們這個世代被父母一再恫嚇：現實很可怕；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也謂了現實而放棄自己原有的理想與抱負，我們願意為了經濟而犧牲正義，甚至願意為了經濟而干冒讓民主蒙塵的風險、後果。但是，你若問太陽花世代願意為經濟犧牲什麼，也許他們什麼也不願意──畢竟他們已經從自己的遭遇發現，我們這一代用「經濟發展」為藉口，犧牲的卻是他們這一代的幸福，讓他們看不到未來。
 台灣正在經歷著世代的交替，也正在經歷著社會價值觀與社會發展目標的轉型。